

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亦四

西晉沙門 法炬共法立譯

象喻品第三十一

昔尊者羅云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語言少誠信
佛敕羅云汝往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
勤修經戒亦四羅云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
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云歡喜趣前
禮佛安施繩牀攝受震越佛踞繩牀告羅云
言澡槃取水爲吾洗足羅云受教爲佛洗足
洗足已訖佛語羅云汝見澡槃中洗足水不

羅云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云此水可用食
飲盥漱以不羅云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
此水本實清潔今已洗足受於塵垢以是故
不可復用佛語羅云汝亦如是雖爲吾子
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爲沙門不令精進攝
心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胷懷亦如是水不可
復用也佛復語羅云棄澡槃水羅云即棄佛
語羅云澡槃雖空可用盛飲食不邪白言不
可所以者何用有澡槃之名曾受不淨故也
佛語羅云汝亦如是雖爲沙門口無誠信心

性剛強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潔槃不中
盛食也佛以足指撥却潔槃應時輪轉而走
自跳數反乃止佛語羅云汝寧惜此潔槃恐
破不乎羅云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
雖惜不大慇懃佛語羅云汝亦如是雖爲沙
門不攝身口麤惡言語多所中傷衆所不愛
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
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
潔槃也羅云聞之漸愧怖悸佛告羅云聽我
說喻昔者國王有一大象猛黠能戰其力勢

勝五百小象其王興軍欲伐逆國被象鐵鎧
象士御之以雙矛戟繫象兩牙復以二劒繫
著兩耳以曲刃刀繫象四脚復以鐵棒繫著
象尾被象九兵皆使嚴利象惟藏鼻護不用
闖象士歡喜知象護身命所以者何象鼻軟
脆中箭即死是以不出鼻闖耳象闖殊久出
亦曰鼻求劒象士不樂念此猛象不惜身命出鼻
求劒欲著鼻頭王及羣臣惜此大象不復使
闖佛告羅云人犯九惡惟當護口如此大象
護鼻不闖所以然者畏中箭死人亦如是所

以護口當畏三塗地獄苦痛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此大象分喪身命不計中箭出鼻闢耳人亦如是十惡盡犯不惟三塗毒痛辛苦若行十善攝身口意衆惡不犯便可得道長離三趣無生死患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我如象闖 不恐中箭 當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軟 可中王乘 調爲尊人 乃受誠信
羅云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勵尅骨不忘精進和柔懷忍如地識想寂靜得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爲四部弟子天龍

鬼神帝王臣民敷演大法時有長者居士名曰呵提曇來詣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一面叉手長跪白世尊曰久承洪化欽仰奉顏逼私不獲願垂慈恕世尊令坐即問所從來姓字爲何長跪答曰本居士種字呵提曇乃先王時爲王調象佛問居士調象之法有幾事乎答曰常以三事用調大象何謂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鞍靽二者減食常令飢瘦三者撲杖加其楚痛以此三事乃得調良又問施此三事何所攝治也鐵鉤鉤口以制強口不與

飲食以制身擴加捶杖者以伏其心正爾便
調曰作此伏者爲何所施用答曰如是伏者
可中王乘亦可令鬪隨意前却無有墨慮可
問居士止有此法復有其異答曰調象之法
正如此耳佛告居士但能調象復能自調即
日不審自調其義云何唯願世尊彰演未聞
佛告居士吾亦有三事用調一切人亦以自
調得至無爲一者至誠制御口業二以慈貞
伏身剛強三以智慧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
脫一切離三惡道自致無爲不遭生死憂悲

苦惱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如象名護財 猛害難禁制 繫靽不與食
而猶暴逸焉 本意爲純行 及當行所安
悉捨降結使 如鈎制象調 樂道不放逸
能常自護心 是爲拔身苦 如象出于陷
雖爲常調 如彼新馳 亦取善衆 不如自調
彼不能適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能到調方
居士聞偈喜慶難量內情解釋即得法眼聽
者無數皆得道迹
愛欲品第三十二

昔佛在羅閱祇國耆闍崛山精舍之中爲天人龍鬼轉大法輪時有一人捨家妻子來至佛所爲佛作禮求爲沙門佛即受之令作沙門命令樹下坐思惟道德比丘受教便入深山去精舍百餘里獨坐樹間思道三年心不堅固意欲退還亦四自念捨家求道勤苦不如早歸見我妻子作此念已便起出山佛以聖達見此比丘應當得道愚故還歸佛以神足化作沙門便往逆之道路相見化人即問所從來也此地平坦可共坐語於是二人便坐息

語即答化人吾捨家妻子求作沙門處此深山不能得道與妻子別不如本願唐喪我命勞而無獲今欲悔還歸見我妻子使相娛樂後更作計須臾之間有老獮猴去樹木之間在無樹之處於中生活化沙門問此比丘是獮猴何故獨在平地無有樹木云何樂此比丘答化人言我久見此獮猴以二事故來住此耳何等爲二一以妻子眷屬羣多不得飲食快樂恣口二常晝夜上下樹木脚底穿破不得寧息以此二事故捨樹木來住是間二

人語項復見獮猴走還上樹化沙門語比丘
言汝見獮猴還趣樹木不也答曰見之此獸
愚癡得離樹木羣從憒鬧不厭勞煩而還入
中化人言卿亦如是與此獮猴復何異矣卿
本以二事故來入此山中何等爲二一以妻
夫婦舍宅爲牢獄故二以兒子眷屬爲桎梏卿
以是故來索求道斷生死苦方欲歸家還著
桎梏入牢獄中恩愛戀慕徑趣地獄化沙門
即現相好丈六金色光明普照感動一山飛
鳥走獸尋光而來皆識宿命心內悔過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如樹根深固 雖截猶復生 愛意不盡除
輒當還受苦 獮^{大同}猴如離樹 得脫復趣樹
衆人亦如是 出獄復入獄 貪意爲常流
習與惰慢并 思想猗姪欲 自覆無所見
一切意流行 愛結如葛藤 唯慧分別見
能斷意根源 夫從愛潤澤 思想爲滋蔓
愛欲深無底 老死是用增

比丘見佛光明炳著又聞偈言悚然戰慄五
體投地懺悔謝過內自改責即便却數

止觀在於佛前逮得應真諸天來聽聞皆歡喜散華供養稱善無量

昔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敕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丐求索沙門梵志不能得入與其相見爾時長者欵思美食便敕有妻令作飲食教殺肥雞薑椒調和煮之令熟飲食釘餚即時已辦敕外閉門夫婦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

肉著兒口中如是數過初不肯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座前呪願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富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曰汝爲道士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爲唐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慚羞今我乞士何爲慚羞亦曰長者問曰吾及家庭自相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羞反謂乞士何爲慚羞於是沙門即說偈言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常汲汲 雖獄有鉤鎧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染著意甚牢 慧說愛爲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視欲爲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而說此語也
道人答曰桉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
故常生雞中爲卿所食此小兒者往昔作羅
刹卿作估客汝父大人乘船入海輒流墮羅
刹國中爲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爲
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今是妻
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故今還與卿

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爲
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遊五道誰能知者
唯有道士見此觀彼愚者不知豈不慚羞於
是長者歎然毛堅如恐怖狀佛現威神令識
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佛便
本四受五戒佛爲說法即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祇洹說法時有年少比丘入城
分衛見一年少女人端正無比心在色欲迷
結不解遂便成病食飲不下顏色憔悴委卧
不起同學道人往問訊之何所患苦年少比

丘具說其意欲壞道心從彼愛欲願不如意

愁結爲病同學諫諭不入其耳便強扶持將

至佛所具以事狀啓白世尊佛告年少比丘

汝願易得耳不足愁結也吾當爲汝方便解

之且起食飲比丘聞之坦然意喜氣結便通

於是世尊將此比丘并與大衆入舍衛城到

好女舍好女已死停屍三日室家悲號不忍

埋藏身體臭脹不淨流出佛告比丘汝所貪
惑好女人者今已如此萬物無常變在呼吸
愚者觀外不見其惡纏綿罪網以爲快樂於

是世尊即說偈言

見色心迷惑 不惟觀無常 愚以爲美善

安知其非真

以婬樂自襄

譬如蠶作繭

智者能斷棄

不兩除衆苦

心念放逸者

見婬以爲淨

恩愛意盛增

從是造牢獄

覺意滅婬者 常念欲不淨 從是出邪獄

能斷老死患

於是年少比丘見此死女已三日面目脹爛
其臭難近又聞世尊清誨之偈悵然意悟自
知迷謬爲佛作禮叩頭悔過受佛自歸將還

祇洹沒命精進得羅漢道所將大眾無央數人見色欲之穢信無常之證貪意望止亦得道迹

昔佛在舍衛精舍爲天人鬼龍說法時世有大長者財富無數有一息男年十二三父母休日命終其兒年小未知生活理家之事費散財物數年便盡久後行乞猶不自供其父有親友長者大富無數一日見之間其委曲長者愍念將歸經紀以女配之給與奴婢車馬資財無數更作屋宅成立門戶爲人懶惰無有

計校不能生活坐散財盡日更飢因長者以其女故更與資財故復如前遂至貧乏長者數餉用之無道念叵成就欲奪其婦更嫁與人宗家共議女竊聞之還語其夫我家羣強勢能奪卿以卿不能生活故卿當云何欲作何計也其夫聞婦言慚愧自念是吾薄福生失覆蓋不習家計生活之法今當失婦乞匱如故恩愛已行貪欲情著今當生別情豈可勝思惟反覆便興惡念將婦入房今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自刺害夫婦俱死奴

婢驚走往告長者長者大小驚懼來視見其
已殺棺殮遣送如國常法長者大小憂愁念
女不去須臾聞佛在世教化說法見者歡喜

忘憂除患將家大小往到佛所爲佛作禮却
坐一面佛問亦四長者爲所從來何以不樂憂愁
之色長者白言居門不德前嫁九一女值遇愚
夫不能生活欲奪其婦便殺婦及身共死一
處如此遣送適還追愍痛毒情不能已過觀
世尊佛告長者今姪瞋恚世之常病愚癡無
智患害之門三界五道由此墮淵展轉生死

無央數劫受苦萬端猶尚不悔豈況愚人能
得識此貪欲之毒滅身滅族皆及衆生何況
夫婦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爲財愛欲
害人亦自害 愛欲意爲田 姦怒癡爲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伴少而貨多
商人怵惕懼 嗜欲賊害命 故慧不貪欲
爾時長者聞佛說偈欣然歡喜忘憂除患即
於座上一切大小及諸聽者破二十億惡得
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精舍中爲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說法時有遊蕩子二人共爲親友常相追隨一體無異二人共議欲作沙門相將至佛所爲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願欲作沙門唯見聽許佛受之即作沙門佛命共止一房二人共止但念世間恩愛榮樂更共咨嗟情欲形體說其姿媚專著不捨念不止息不計無常汙露不淨以此鬱怫病生於內佛以慧眼知其想亂走意於欲放心不住是以不度佛令一人行使自化一人入房問之言吾等所

思意志不離可共往觀視其形體知爲何如但空想念疲勞無益二人相隨至婬女村佛於村內化作一婬女人共入其舍而告之曰吾等道人受佛禁戒不犯身事意欲觀女人形容當雇直如法於是化女即解瓔珞香薰衣裳裸形而立臭處難近二人觀之具見汙露化沙門十四即謂一人言女人之好但有脂粉芬薰衆華沐浴塗香著衆雜色衣裳以覆汙露強熏以香欲以人觀譬如革囊盛屎有何可貪於是化比丘即說偈言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心可則爲欲 何必獨五欲
速可絕五欲 是乃爲勇士 無欲無所畏
恬惔無憂患 欲除使結解 是爲長出淵
佛說偈已現其光相比丘見之慚愧悔過五
體投地爲佛作禮重爲說法欣然得解便得
羅漢一人行還見伴顏姿欣悅於常即問其
伴獨何如斯即如事說佛之大慈愍度如此
蒙世尊恩得免衆苦於是比丘重爲說偈言
晝夜念嗜欲 意走不念休 見女欲汙露

想滅則無憂
其伴比丘聞此偈已便自思惟斷欲滅想即
得法眼

利養品第三十三

昔佛將諸弟子至俱曇彌國美音精舍爲天
人神龍說法時國王名曰優填有大夫人爲
人執行仁愛顯譽清潔王珍其操每私恭敬
聞佛來化嚴駕共出往至佛所爲佛作禮却
坐常位佛爲國王及夫人婦女說無常苦空
人所由生會合別離怨憎會苦由福生天由

惡入淵國王夫人歡喜信解各受五戒爲清淨士女禮佛辭退還入宮中有婆羅門名曰吉星生一好女世間少比至年十六無能訶者懸金千兩積九十日募索智者有能訶此女爲不端正者以金與之無敢應者女以長大應當嫁處念當與誰若有端正如我女者以女與之聽聞沙門瞿曇釋迦之種姿容金色世所希有當以此女往配與之便將至佛所爲佛作禮白佛言我女好潔世間無雙年大應嫁世無匹偶瞿曇端正可以爲雙故遠

將來以配世尊佛告吉星卿女端正是卿家好如我之好是諸佛好我好女好其道不同卿自譽女端正姝好譬如畫瓶中盛屎尿有何奇特好爲所在著眼耳鼻口身之大賊面目端正身之大患破家滅族殺親殺子皆由女色吾爲沙門一身獨立猶尚恐危況受禍災殘賊之胤也卿自將去吾不受之於是梵志嗔恚便去到憂填王所讚女姿媚具白玉言此女應相當爲王妃今以年大故送女與王王見歡喜即受納之拜爲第二左夫人即

以印綬金銀珍寶賜與吉星拜爲輔臣此女
得敘每協妬嫉妖蠱迷惑數譖大夫人如是
非一王返辱曰卿等妖媚言反不遜被人操
行可貴而反譖之此女心思猶欲害之數譖
不已王頗惑之前後心謀伺其齋時因勸白
本
王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王便普召敕令皆
會夫人持齋獨不應命反覆三呼執齋不移
王怒隆盛遣人曳出縛著殿前欲射殺之夫
人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向王後射
輒還數箭亦爾王時大怖自解而問之曰汝

有何術乃致如此夫人對曰唯事如來歸命
三尊朝奉法齋過中不食加行八事飾不近
身必是世尊哀顧若茲王曰善哉豈可言不
即出吉星女還其父母以大夫人正理宮內
王與大夫人後宮太子嚴駕羣臣徃到佛所
作禮却坐叉手聽法王即白佛具以如事向
佛陳之佛告大王妖蠱女人有八十四態大
態有八慧人所惡何謂爲八一者妬嫉二者
妄瞋三者罵詈四者呪詛五者鎮厭六者慳
貪七者好飾八者含毒是爲八大態於是世

尊即說偈言

天雨亡寶 欲猶無厭 樂少苦多 覺者爲賢
雖有天欲 慧捨不貪 樂離恩愛 爲佛弟子
佛告大王人行罪福各有本性所受影報萬倍不同若行六德持齋福多諸佛所譽終生梵天福樂自然佛說是時王及夫人嫁女大臣一切心解皆得道迹

沙門品第三十四

昔佛在舍衛精舍之中爲天龍鬼神國王人民說法時有一年少比丘晨旦著衣服拄杖

持鉢至大村中分衛時大道邊有官菜園外面種黍穄其田外草中施張發箭若有蟲獸盜賊來者觸網箭發中箭則死有一端正年少女子獨守此園人欲往者遙喚示道乃得入園不知道者必爲發箭所殺而此女子獨守悲歌其聲妖亮聽者莫不頓車止馬迴旋蹀躞而欲趣之槃桓不去皆坐聲響時此比丘分衛行還道聞歌聲側耳聽音五情逸豫心迷意亂貪著不捨想是女人必大端正思欲見起坐言語便旋往趣未到中間意志

慌惚手失錫杖肩失衣鉢殊不自覺佛以三達見此比丘小復前行爲箭所殺福應得道爲愚所迷欲蓋所覆憐愍其愚欲度脫之自化作白衣往到其邊以偈呵之曰

沙門何行如意不禁步步著粘但隨思走

袈裟被肩爲惡不捐行惡者死斯墮惡道

截流自忖折心却欲人不割欲一意猶走
爲之爲之必強自制捨家而懈意猶復染
行懈緩者勞意不除非淨梵行焉致大寶
不調難誠如風枯樹自作爲身曷不精進

說此偈已即自復形相好炳然光照天地若有見者迷解亂止各得其所比丘見佛心意燿開如冥闕明即五體投地爲佛作禮叩頭悔過懺悔謝佛內解止觀即得羅漢隨佛還精舍聽者無數皆得法眼

梵志品第三十五

十四

十四

昔私訶牒國中有大山名私休遮陀山中有梵志五百餘人各達神通自相謂曰吾等所得正是涅槃佛始出世初建法鼓開甘露門此等梵志聞而不就宿福應度佛往就之獨

行無侶到其路口坐一樹下三昧定意放身
光明照一山中狀如失火山中盡燃梵志怖
懼呪水滅之盡其神力不能使滅怪而捨走
從路出山遙見世尊樹下坐禪譬如日出金
山之側相好炳然如月星中明怪是何神就
而觀之佛命令坐問所從來梵志對曰止此
山中修道來久旦欲火起燒山樹木怖而走
出佛告梵志此是福火不傷損人欲滅卿等
癡結之垢梵志師徒顧相謂曰是何道士也
九十六種未有此師曰曾聞白淨王子名曰

悉達不樂聖位出家求佛將無是也徒等啓
師可共問佛梵志所行事爲如法不也師徒
之等共起白佛梵志經法名四無礙天文地
理王者治國領民之法并九十六種道術所
應行法此經爲是泥洹法不願佛解說開化
未聞佛告梵志善聽思之吾從宿命無數劫
第十四來常行此經亦得五通移山住流更歷生死
不可計數既不涅槃亦復不聞有得道者如
汝等行非名梵志於是世尊以偈歎曰
截流而度無欲如梵知行已盡是謂梵志

以無二法 清淨渡淵 諸欲結解 是謂梵志
非族結髮 名爲梵志 誠行法行 清白則賢
剔髮無慧 草衣何施 內不離著 外捨何益
去婬怒癡 懈慢諸惡 如蛇脫皮 是謂梵志

斷絕世事 口無麤言 八道審諦 是謂梵志

已斷恩愛 離家無欲 愛著已盡 是謂梵志
離人聚處 不墮天聚 諸聚不歸 是謂梵志
自識宿命 本所更來 生死得盡 眇通道玄
明如能嘿 是謂梵志 佛說偈已 告諸梵志
汝等所修 自謂已達涅槃 如少水魚豈有長

樂命本無者也 梵志聞經五情內發喜悅長
跪白佛願爲弟子頭髮自墮即作沙門本行
清淨因而得道爲阿羅漢天龍山神皆得道
迹

泥洹品第三十六

昔佛在王舍城靈鷲山中時與諸比丘二
百五十人俱時摩竭國王號名阿闍世所領
百國各有姓名近有一國名曰越祇不順王
命欲往伐之即召羣臣講宣議曰越祇國人
富樂熾盛多出珍寶不首伏於我寧可起兵

往伐之不也國有賢公丞相名曰雨舍對曰
唯然王告雨舍佛去是不遠聖哲三達無事
不貫汝持吾聲往至佛所如卿意智委悉問
之欲往伐彼寧得勝不丞相受教即嚴車馬
往至精舍前到佛所頭面著地爲佛作禮佛
命令坐公即就坐佛問國丞相從何所來公
言王使臣來稽首佛足問訊起居食食勝常
佛即問公王及國土人民臣下皆自平安不
公言國王及民皆蒙佛恩公白佛言王與越
祇國有嫌欲往伐之於佛聖意爲可得勝不

佛告丞相是越祇國人民奉行七法不可勝
之王可諦思勿妄舉動公即問佛何等七法
佛言越祇人數相聚會講宣正法修備自守
以此爲常是謂爲一越祇國人君臣常和所
任忠良教諫承用不相違戾是謂爲二越祇
國人奉法相率無所不調不敢犯過上下循
常是謂爲三越祇國人禮讓謹敬男女有別
長幼相承不失儀法是謂爲四越祇國人孝
養父母遜悌師長受誠教誨以爲國則是謂
爲五越祇國人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

時民農不廢是謂爲六越祇國人尊道敬德國有沙門得道應真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卧醫藥是爲七夫爲國主行此七法難可得危極天下人共往攻之不能得勝佛告丞相

亦曰若使越祇國人持一法尚不可攻何況盡持

如是七法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利勝不足恃 雖勝猶復苦 當自求勝法

已勝無所生

雨舍丞相聞佛說偈即得道迹時會大小皆得須陀洹道公即從座起白佛言國事煩多

欲還請辭佛言可宜知是時即從座起禮佛而去還至具事白王即止不攻持佛嚴教以化國內越祇國人即來順命上下相奉國遂興隆

生死品第三十七

昔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爲天人國王大臣廣說妙法有一梵志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娶婦未滿七日夫婦相敬言語相順婦語其夫欲至後園中看戲爲得爾不上春三月夫婦相將至後園中

有一柰樹高大華好婦欲得華無人與取夫知婦意欲得柰華即便上樹正取一華復欲得一展轉上樹乃至細枝折墮地傷中即死居家大小奔波跳走往趣兒所呼天號哭斷絕復甦中外宗族來者無數皆共悲痛聞

之者莫不傷心見之者莫不痛哀父母妻息怨咎天地謂爲不護棺殮衣被如法遣送還家啼泣不能自止於是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

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爲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爲誰兒何者爲親也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因姪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赤四 畫夜流難止 是身爲死物
精神無形法 終始非一世 作令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身死神不喪 從愛癡久長 自作受苦樂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

何罪疊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說本所
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
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
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者世稱健兒
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墮地三人共
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無數劫中
所在相遭共會受罪其三人中一人有福今
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爲化生龍王一人今日
長者身是此小兒者前生天上爲天作子命
終來下爲長者作子墮樹命絕即生海中爲

化生龍王作子即以生日化生金翅鳥王取
而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哭寧可言也昔射
雀者今死兒是昔雀者化生金翅鳥王是其
三人助喜者今長者天龍喪子者是以其金
翅鳥王而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哭寧可言
也以其前世助^{亦曰}之喜故此三人者報以涕哭
於是世尊復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五處 陰行而嘿至
所生如響應 欲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欲使長者意解即以道力示其宿命皆見天上龍中之事長者意解欣然即起長跪叉手白佛言願及大小爲佛弟子奉受五戒爲優波塞佛即授戒重爲說法無常之義大小歡欣皆得須陀洹道

道利品第三十八

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爲愁憂佛來入國便出覲尊聽經歡欣即受五戒一心恭敬唯願有子晝夜精進三時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爲王使忠信奉法

不失威儀謙卑忍辱精進一心學誦經偈如時先起已辦香火數年之中精進如是以爲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還爲王作子乳哺長大至年十五立爲太子父王命終襲代爲王憍慢自恣嬉汰欲樂晝夜耽荒不理國事臣僚廢朝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合本職將諸弟子往到其國王聞佛來如先王法大衆奉迎稽首于地却坐王位佛告王曰士庶人民羣僚百官悉自如常不王曰爲人年幼未能綏化皆蒙佛恩國土無他佛告王

事世世爲王於是世尊以偈讚曰

王今自知本所從來作何功德得此王位
王曰不審頑愚不達不知先世所從來也佛
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爲國王何等爲五一者
布施得爲國王萬民奉獻宮觀殿堂資財無
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櫈幃帳以是
爲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
尊及諸長德以是爲王一切萬民莫不爲之
作禮者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三惡以
是爲王一切見者莫不歡欣五者學問常求
智慧以是爲王決斷國事莫不奉用行此五

事世世爲王於是世尊以偈讚曰
人知奉其上 君父師道士 信戒施聞慧
終吉所生安 宿命有福慶 生世爲人尊
以道安天下 奉法莫不從 王爲臣民主
常以慈愛下 身率以法戒 示之以休咎
處安不忘危 慮明福轉厚 福德之反報
不問尊以卑

佛告王曰王前世時爲大王給使奉佛以信
奉法以淨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
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苦體初不懈倦是福

追身得爲王子補王之榮今者富貴而反懈
急夫爲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爲五事一者領
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稟與
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
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貪欲樂
亦曰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
此五事衆納不舉民固則思亂士勞則勢不
舉無福鬼神不助自用失大理忠臣不敢諫
心逸國不理臣孽民則怨若如是者身失令
名後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爲世間將 修正不阿枉 調心勝諸惡
如是爲法王 見正能施惠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衆附親

佛說是時王大歡喜起住佛前五體投地懺
悔謝佛即受五戒佛重說法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爲諸天人國王大臣四輩弟子說無上大法時舍衛國南有深山其中常出野象有三色白青黑者國王欲得好名闢大象輒遣人往捕取將來付調象師三年之中便可乘騎亦可令闢有一神象

龍之所生身白如雪髦尾赤如丹兩牙如金色獵師見此非常好象還白國王有此大象其形如是宜大王乘王即募捕象師三十餘人遣令捕此象人衆到象所張罿欲捕象而此神象知諸人意即便來前如墮罿中衆人皆來而欲捕之象便瞋恚逸蹣跳之人近者即死遠者得走象遂不置時山脇有諸年少道人多力勇健山中學道大久未得定意遙見此象追逐殺人道人憐愍人故自恃勇健欲往救之佛已遙見恐此比丘爲神象所

殺即到象邊放大光明象見佛光怒止恚解不復追逐殺人比丘見佛逆爲作禮佛爲比丘即說偈言

勿妄燒神象 以招苦痛患 惡意爲自殺終不至善方

比丘聞偈即便稽首懺悔謝過內自篤責深惟爲非即於佛前遠得應真時捕象人即皆還甦走者尋還皆得道迹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時國瓶沙王有一大臣犯事免退徙著南山中去國千里又

由來無人不熟五穀大臣到中泉水流溢五
穀大熟四方諸國有飢寒者俱來至此山中
數年之間便有三四千家來者給與田地令
得生活其中三老諸長宿年共議國之無君
猶身之無首相將至大臣所舉大臣爲國王
大臣答長老曰若以我爲王者當如諸國王
之法左右大臣文武將士上下朝直發女填
宮租稅穀帛當如民法諸國老曰唯然奉命
當隨王法即立爲王處置羣臣文武上下發
調人民築城作舍宮殿觀樓民被苦毒不復

堪諧皆發想念欲謀圖王諸姦臣輩將王出
獵去城三四十里於曠野澤中牽王欲殺王
問左右何緣殺我昔日民慕豐樂奉王以禮
民因恩亂破家圖國王告之言卿等自爲非
我本造枉殺我者神祇知之聽我發一願死
不有恨即願曰我本開荒出穀養民來者皆
活富樂無極自共舉我立爲國王依案諸國
自共作此今反殺我我實無惡於此人民若
我死者願作羅刹還入故身中當報此怨於是
絞殺棄屍而去三日之後王神即作羅刹

還入故身中自名阿羅婆即起入宮喻殺新王并後宮婦女左右姦臣即皆殺之羅刹瞋恚出宮盡欲殺人國中三老草索自縛來向羅刹自首此是姦臣所爲非是細民所可能知乞勾原恕願還治國王曰我是羅刹那得與人共從事也食飲當得人肉羅刹急性忿不思難三老曰國是王許故當如前食飲所須當相差次國老共出宣令人民皆共探籌以此爲次家出一小兒生用作食飼羅刹王三四千家正有一戶爲佛弟子居門精進五

戒不犯隨民探籌得第一籌有一小兒當先飼鬼王賢者大小懊惱啼哭遙向崛闊山爲佛作禮悔過自責佛以道眼見其辛苦便自說言因是小兒當度無數人便獨飛往至羅刹門現變光相照其宮內羅刹見光疑是異人即出見佛便起毒心欲前喻佛光刺其目擔山吐火皆化爲塵至久疲頓然後降化請佛入坐頭面作禮佛爲說經一心聽法即受五戒爲優婆塞使吏催食奪兒將來舉家啼哭隨道而來觀者無數爲之悲哀吏抱兒擎

食著羅刹前羅刹即持此小兒擎食至佛前長跪白佛言國人相差次以小兒爲食我今受佛五戒不復得食此小兒請以小兒布施佛爲佛作給使佛爲受之說法呪願羅刹歡喜得須陀洹道佛以小兒著鉢中擎出宮門

還其父母而告之曰快養小兒勿復愁憂衆人見佛莫不驚愕怪是何神此兒何福而獨救之羅刹所食奪遠父母於是世尊在於大衆中央而說偈言

戒德可恃怙 福報常隨已 見法爲人長

終遠三惡道 戒慎除苦畏 福報三界尊鬼龍蛇毒害 不犯持戒人
佛說偈已無央數人見佛光像乃知至尊三界無比便皆歸化爲佛弟子聞偈歡喜皆得道迹

昔佛在波羅柰國鹿野塲上爲天人龍鬼國王臣民不可計衆而爲說法時大國王太子將從小國王世子五百餘人往到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一面而聽法諸太子等即白佛言佛道清妙玄遠難及自古以來頗有國王太

子大臣長者子捨國吏民恩愛榮樂行作沙門者不佛告諸太子世間國土榮樂恩愛如幻如化如夢如響卒來卒去不可常保又曰國王太子以三事故不能得道何謂三事一者憍恣不念學問佛經妙義以濟神本二者貪取不念布施下貧困厄羣臣將士所有財寶不與民共以修財本三者不能遠離婬欲愛樂之事捨棄牢獄憂煩之惱行作沙門滅衆苦難以修身本是以菩薩所生爲王除此三事自致得佛又有三事何謂爲三一者少

第十四
壯學問領理國土率化民庶使行十善二者中以財施貧窮孤寡羣臣將士與民同歡三者當計無常命不久留宜當出家行作沙門斷苦因緣勿更生死三事不施獨無所得於是世尊而自陳曰昔我前世作轉輪聖王名

曰南王皇帝七寶導從宮觀浴池行宮戲園及羣臣太子夫人嫁女象馬廚宰各八萬四千有子千人勇猛精銳一人當千飛行虛空周遊四海自在所爲無當前者其壽八萬四千歲以法治正不枉人民爾時聖王歎自念

言人命短促無常難保但當作福以求道真
念常布施世間人民所有財物與民共之已
種福德唯當出家行作沙門斷絕貪欲乃得
滅苦王即敕梳頭人若見頭髮白便當啓我
至久數萬歲梳頭人啓言白髮已生敕令拔

即召羣臣立太子爲王行作沙門入山修道
畢人之壽即生第二天上爲天帝釋太子於
後領理天下亦如大王復敕梳頭人若見白
髮便當啓我至久復啓白髮已生敕令拔之
擊者手中而說偈言

今我上體首赤白生爲被盜十六已有天使召
時正宜出家

復召羣臣立太子爲王即行作沙門入山修
道畢人之壽復生天上爲天帝釋前天帝釋
畢天之壽下生世間爲聖王作太子此三聖

之舉著按上王見白髮涕泣命曰第一使者
忽然復至今頭已白宜當出家行作沙門求
自然道擊髮掌中自說偈言

今我上體首 白生爲被盜 已有天使召
時正宜出家

今我上體首 白生爲被盜 已有天使召
時正宜出家

王更爲父子上爲天帝下爲聖主中爲太子各三十六反數千萬歲終而復始行此三事自致得佛爾時父者今我身是也太子者賢者舍利弗是也王孫者賢者阿難是也更相從生展轉爲王以化天下是以特尊三界無比佛說是時國王太子并諸太子皆大歡喜受佛五戒爲優婆塞得須陀洹道

吉祥品第三十九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爲天人龍鬼轉三乘法輪時山南恒水岸邊有尼乾梵志先

出耆舊博達多智德向五通明識古今所養門徒有五百人教化指授皆悉通達天文地理星宿人情無不瞻察觀略內外吉凶福禍豐儉傾沒皆悉知之梵志弟子先佛所行應當得道歟自相將至水岸邊屏坐論語自共相問世間諸國亦曰人民所行以何等事爲世吉祥門徒不了徃到師所爲師作禮叉手白言弟子等學久所學已達不聞諸國以何爲吉祥尼乾告曰善哉問也閻浮利地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小國諸國各有吉祥或生或銀

水精瑠璃明月神珠象馬乘輿玉女珊瑚珂
貝妙樂鳳凰孔雀或以日月星辰寶瓶四輩
梵志道士此是諸國之所好吉祥瑞應若當
見是稱善無量此是瑞應國之吉祥諸弟子
曰寧可更有殊特吉祥於身有益終生天上

尼乾答曰先師以來未有過此書籍不載諸
弟子曰近聞釋種出家爲道端坐六年降魔
得佛三達無礙試共往問所知博採何如大
師師徒弟子五百餘人經涉山路往到佛所
爲佛作禮坐梵志位又手長跪白世尊曰諸

佛尊過諸天 如來常現義 有梵志道士
來問何吉祥 於是佛愍傷 爲說真有要
已信樂正法 是爲最吉祥 亦不從天人
希望求僥倖 亦不禱祠神 是爲最吉祥
友賢擇善居 常先爲福德 整身承真正

是爲最吉祥 去惡從就善 避酒知自節
不婬于女色 是爲最吉祥 多聞如行戒
法律精進學 修己無所爭 是爲最吉祥
居孝事父母 治家養妻子 不爲空之行
是爲最吉祥 不慢不自大 知足念反復
亦四
以時誦習經 是爲最吉祥 所聞多以忍
樂欲見沙門 每講輒聽受 是爲最吉祥
持齋修梵行 常欲見賢聖 依附明智者
是爲最吉祥 已信有道德 正意向無疑
欲脫三惡道 是爲最吉祥 等心行布施

奉諸得道者 亦敬諸天人 是爲最吉祥
常欲離貪婬 愚癡瞋恚意 能習成道見
是爲最吉祥 若以棄非務 能勤修道用
常事於可事 是爲最吉祥 一切爲天下
建立大慈意 修仁安衆生 是爲最吉祥
智者居世間 常習吉祥行 自致成慧見
是爲最吉祥 梵志聞佛教 心中大歡喜
即時禮佛足 歸命佛法衆
梵志師徒聞佛說 倏然意解甚大歡喜前
白佛言甚妙世尊世所希有由來迷惑未及

孽髮謾抱切
孽龍也 切 跛子六切
跛遂也 切 翳迄及
跛迄也 切 飼样更
餌

闡明唯願世尊於愍濟度願身自歸佛法三
尊得作沙門冀在下行佛言大哉善來比丘
即成沙門內思安般遠得應真聽者無數皆
得法眼

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音釋

鞞鞞鞞居宜切摩也廣古猛切捶主藥切
鞞鞞鞞博漫切繫也羶惡也擊也
桎梏桎之日切足械也釘餽釘丁定切佛
桎梏桎居沃切手械也餽餽大透切佛
符勿切鬱子例切跔達協切恍惚恍虎
佛幽滯也 踵跔也 恍惚恍虎
惚呼骨切恍族千木切 恍恍也
不分明也 摺攢也 恍恍也
惚不分明也 摹攢也 恍恍也